

引入金融资本的一般利润率及其衡量：一个再考察

周 永^①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马克思虽然论述了商业资本也应当获得平均利润，但他的利润率衡量公式主要是针对产业资本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依次纳入利润率平均化理论，并提出了包含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内的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但对于金融资本是否参与和怎样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进而对一般利润率的衡量公式的分子与分母的构成，存在较大分歧。要解决这些分歧，需要重新审视金融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问题，并对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的分子与分母进行重新考察，以界定预付资本和利润的范围。在此基础上，本文在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共同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框架下，构建金融化条件下一般利润率衡量的数理模型，试图对一般利润率的衡量公式作进一步阐释和发展。

关键词：利润率平均化；一般利润率；衡量；金融资本；资本尺度

一、引言

马克思以产业资本为主体来阐述他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同时论述了商业资本也参与利润率平均化从而获得平均利润，但在他的一般利润率的衡量公式中，却并没有将商业资本纳入进来。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依次纳入利润率的平均化过程，从而形成包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内的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如法因(Fine, 1985)、诺菲尔德(Norfield, 2013)、弗里曼(Freeman, 2013)等。但对金融资本是否应当参与利润率平均化，并纳入一般利润率的衡量公式，金融资本的利息是否计入总利润，金融投资形成的资产是否计入预付资本，以及利润率衡量公式的分子与分母构成范围应当如何界定，学者们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关于金融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问题的分歧，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

^①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论文得到 2019 年度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作者感谢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及匿名审稿人的建议，但文责自负

认为金融资本（或银行资本）不参与利润率平均化，主要代表如张晨（1987）、莫斯里（Moseley, 1991）、谢富胜（2016）等。二是认为银行部门以自有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占大多数，如刘海民（1988）、希法亭（Hilferding, 1994）、肖斌（2013）、冯登艳（2015）等。三是认为银行部门以总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如诺菲尔德（2013）、弗里曼（2013）、孟捷等（2014）等。在认同金融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同时，部分国内外学者对金融资本与一般利润率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一部分学者认为金融资本的增加将降低整个经济的一般利润率（谢富胜等，2010；弗里曼，2013；孟捷等，2014；雷新途等，2020）：谢富胜等人认为金融化导致“非金融企业越来越依赖负债和发行股票等外部融资渠道来获得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现金流来维持积累和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同时“必须将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利润用于支付利息和股息”，这最终将导致“非金融企业部门参与金融活动后的利润率的周期波动和长期下降”（谢富胜等，2010：78）。“金融本身并不产生新价值，其利润最终来源于产业资本的积累，因而金融业的持续发展依赖于新价值的不断流入。当产业资本越来越多地参与金融投机时，新价值的创造将被削弱”，这将使整体利润率下降（谢富胜等，2010：71）。弗里曼认为“（包含了金融工具的）新的利润率衡量方法揭示了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这些国家的利润率的一般的、系统的和不间断的下降”，“一旦其他形式的资本——商业、银行和土地——进入平均化过程，它们就成为了这些资本‘逐渐’投入的替代性选择，并降低全体社会资本的平均收益率”（弗里曼，2013：41、54）。孟捷等（2014）认同弗里曼对一般利润率的修正及金融资本会降低一般利润率的论断：可交易金融资产越庞大，利润率的分母相对于分子也就越大，利润率也就越是趋于下降。雷新途等（2020）分析了中国企业的金融化现状，探讨了金融化对企业收益的影响，认为公司金融化程度加深有损实体资产利润率，最终伤害总体资产收益水平。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金融资本的增加不一定会降低一般利润率。朱东波，任力（2017）认为金融资本的增加（实体经济中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在短期内会提高平均利润率，一旦超过必要的限度，则会降低平均利润率。鲁保林（2018）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与新自由主义及全球化结合，使“劳动份额受到挤压，利润份额得以扩张并能阻止利润率下降，甚至在一定时期里推动利润

率上升”（鲁保林，2018：73）。

还有少数学者在研究金融资本与利润率的关系时，没有明确探讨金融资本是否会导致利润率变化。肖斌（2013）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前（也就是金融化之前），金融利润也受平均利润的调节，“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大致趋同”，“在金融化进程中，金融部门参与利润分配的份额明显提高，在总体上，金融部门的利润率已经超过了平均利润率”（肖斌，2013：75-76）。更进一步地，肖斌将金融部门的资本按职能分为四个部分，并分别分析其与平均利润的关系：认为金融部门的货币经营资本唯一参与平均利润的形成；包含借贷资本在内的生息资本要获得平均利息，不参与平均利润的形成；金融创业资本和金融投机资本分别获得创业利润和投机利润，都属于金融部门超额利润的一种形式，因此二者都不参与平均利润的形成（肖斌，2013：68-72）。赵峰，马慎萧（2015）认为金融资本“以利息率的形式分割经济部门平均利润率”，“社会平均利润率始终介于利息率和企业利润率^①之间”（赵峰，马慎萧，2015：34、36）。

关于利润率衡量公式的分子构成，学者们的分歧可以概述为两个问题：分子应该包含所有部门的企业利润，还是只包含非金融部门的企业利润？分子是否应该包含利息？针对第一个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分子应该包含所有部门的企业利润，而莫斯里（1992）和莫亨（Mohun，1996、1998）等学者认为分子应只包含非金融部门的企业利润。针对第二个问题，学者们在经验研究中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会采用不同口径的利润定义，在宽口径利润中，是包含利息的，也是最接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定义（谢富胜、郑琛，2016：9）。而孟捷等（2014）认为在对利润率进行理论衡量时应从分子中扣除利息，同时在分母中扣除利息对应的生息资本。他的理由是只有这样来定义利润率才能反映金融资本纯粹因从事金融资产的积累而实现的价值增殖，并与通过存贷中介活动而产生的收益区分开来（孟捷等，2014：54）。

关于利润率衡量公式的分母构成问题，学者们的分歧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金融资本是以总资产还是以净资产进入预付资本？预付资本是否应该包括金融投资和交易所占用（或形成）的资产？预付资本是否应该只包含生产性资本？关于第一个问题，孟捷（2014）、弗里曼（2013）认为应以金融总资产作为金融部

^①赵峰，马慎萧（2015）定义的企业利润率等于扣除利息后的企业利润除以企业净资本。

门的预付资本,而刘海民(1988)、希法亭(1994)、肖斌(2013)、冯登艳(2015)、迪梅尼尔和列维(2004)、巴基尔和坎贝尔(2013)等学者认为应以金融净资产(或自有资本)作为金融部门的预付资本。关于第二个问题,大多数学者在预付资本中没有考虑金融投资和交易所形成的资产,但弗里曼(2013)认为当这些资产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时,它们进入利润率的平均化过程。它们构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预付资本,因而应当被包括在利润率的分母中(弗里曼,2013:41)。孟捷等(2014)也认同弗里曼的这个观点。关于第三个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预付资本包含生产性资本与非生产性资本,而莫斯里(1991)和谢富胜等(2016)则认为预付资本应该只包含生产性资本。

关于利润率衡量的分歧还包括:预付资本是否包括可变资本以及如何计算可变资本,预付资本中的固定资本是以历史成本还是重置成本来估算,总利润是否应该包含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利润与预付资本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应该采用哪种口径,等等问题。这类问题是具体研究中纯粹的经验衡量问题,本文只讨论利润率的理论衡量问题,因而这类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以上关于利润率的理论衡量问题,通过梳理可以归纳为三类问题:解决了“金融资本是否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这个问题,则“分子应该包含所有部门的企业利润,还是只包含非金融部门的企业利润?”以及“预付资本是否应该只包含生产性资本?”这两个问题就相应得到解决,因而可以归为第一类问题,即金融资本是否参与问题;解决了“金融资本(或银行资本)怎样参与利润率平均化?”问题,则“金融资本是以总资产还是以净资产进入预付资本?”这一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因而这两个问题也可以归为第二类问题,即金融资本参与方式问题;“分子是否应该包含利息?”与“预付资本是否应该包括金融投资和交易所占用或形成的资产?”则涉及各部门的利润与预付资本界定问题,因而可以归为第三类问题,即利润与预付资本界定问题。

马克思的利润率衡量公式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定义式,缺乏对分子和分母构成范围的理论界定,因而无法直接应用于具体的经验研究,这是学者们在一般利润率衡量的相关研究中,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此外,马克思没有涉及金融资本是否参与以及如何参与利润平均化的相关论述,因而在利润平均化完成形态的一般利润率的衡量研究中,是否应该纳入金融资本,由于缺乏马克思理论的文本依

据，所以也存在较大的争议。

因此，本文首先对金融资本是否参与利润率平均化，以及怎样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然后对利润率衡量公式的分子与分母的构成项目和范围进行考察与理论界定，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一般利润率衡量的数理模型，试图对一般利润率的衡量公式作进一步阐释和发展，并在衡量利润率的两种资本尺度下对利润率平均化进行两种表述。

二、针对金融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问题考察

（一）金融资本是否参与利润率平均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述了他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认为“不同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本来是极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①。“一般利润率不仅由每个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决定，而且还由总资本在不同特殊部门之间的分配决定”^②。“而这（利润率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是通过资本从一个部门不断地转移到利润暂时高于平均利润的另一个部门来实现的”^③。马克思认为不仅生产部门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而且商业部门也参与利润率平均化：“不管资本是作为产业资本投在生产领域内，还是作为商业资本投在流通领域内，它都会按照它的数量比例，提供相同的年平均利润”^④。“在这里，基本观念是平均利润本身，是等量资本必须在相同时间内提供等量利润”^⑤。马克思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可以表述为：在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参与的领域中，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

关于金融资本，马克思只论述了银行资本通过贷出货币资本而获得的利息是

①参见：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77.

②参见：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9.

③参见：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30.

④参见：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77.

⑤参见：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32.

剩余价值从而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却没有涉及银行资本是否参与利润率平均化，因而后人对金融资本是否参与，以及怎样参与利润率平均化，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影响了他们都对一般利润率的衡量方法。认为金融资本不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学者的主要代表是张晨、莫斯里和谢富胜。张晨认为，银行吸收的存款，形成银行的借贷资本，并通过借贷关系，转化为职能资本家的职能资本，并在职能资本家那里发挥作用并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而在银行家那里借贷资本只是作为货币索取权证书存在，因而不参与利润率平均化。银行资本的自有部分参与同工商业资本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形成利润率，而是创造利息率。并通过数字例子来说明一定的利息率除以自有资本得到的银行利润率相当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因此，“无论是银行的自有资本，还是吸收的存款都不参与平均利润的形成，银行信用对利润率平均化仅其中介作用”（张晨，1987：76）。

张晨的理由，前一部分是正确的，借贷资本通过借贷关系取得双重存在，但只能在职能资本家那里作为职能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但他的后一部分论述，银行自有资本也不参与利润率平均化是错误的。银行自有资本（一部分用于银行经营费用的开支，另一部分用于对外贷款）虽然不能直接获得利润，但是却可以通过杠杆率（即自有资本与全部银行资本的比率）获得由存贷业务的利息差所带来的平均利润（刘海民，1988：78）^①。此外，银行也可以通过金融服务业务来直接获得平均利润，正如孟捷所说的，银行有能力取得平均利润的前提不在于提供贷款，而在于它们开展的其他类型的价值增殖业务（即金融服务业务，笔者注）（孟捷等，2014：53）。因而银行资本应该参与利润率平均化，并获得平均利润。只是并非所有的银行资本都可以获得平均利润，至少借贷资本不能获得平均利润。

莫斯里和谢富胜也不支持金融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莫斯里从生产与非生产性劳动出发，来界定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认为非生产性资本（包含金融资本，笔者注）不创造价值，不能从产品价值中得到补偿，只是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分配。所以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的分母即预付总资本应只包含生产性资本（Moseley, 1991:34-38）。谢富胜等表达了与莫斯里相同的看法，认为估算利润率时界定的生产性部门应为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部门的收入来自剩余价值的分

^①这也可以通过刘海民（1988）的文章间接推出这个论述。参见：刘海民，银行自有资本参与利润平均化：对张晨同志质疑的补充，理论探讨，1988（2）：第78页。

割，故金融资本不应纳入利润率衡量公式的分母中（谢富胜、郑琛，2016:14）。

莫斯里和谢富胜等人的观点坚持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保守一派的想法，但却与当前金融化条件下资本积累的新方式不相适应。这里我们引用孟捷关于金融化条件下支持金融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三个理由：“第一，在金融化条件下，资本积累采取了两种形式，即一方面投资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投资于金融资产。第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已超出了存贷中介的范围，转而从事各种以收费为主的业务以及证券发行和转销。第三，非金融类公司也日益通过金融投资来获取利润，从而淡化了非金融类公司和金融类公司的区别”（孟捷、李亚伟、唐毅南，2014：51）。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在金融化背景下，资本无论投资于工商业部门，还是投资于金融部门，都有权获得平均利润。

此外，曼德尔（Ernest Mandel，1983）考虑了垄断因素会影响利润率的平均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两种平均利润率，一种是在垄断部门内通行的平均利润率，另一种是在非垄断部门内通行的平均利润率（孟捷等，2014:51-52）。基于曼德尔等人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在考察平均利润率时，应该将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分开，并分别计算平均利润率（谢富胜等，2010；Dumenil G. & Levy D，2011；巴基尔和坎贝尔，2013）。另一部分学者，暂时忽略垄断因素对利润率平均化的影响，将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合并起来考察，通过对传统的利润率公式进行修正得到包含了金融变量的一般利润率（诺菲尔德，2013；弗里曼，2013）。虽然现实中垄断因素确实存在并且会影响平均利润率，但考虑到金融化条件下非金融部门也参与金融投资与交易活动，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况且垄断因素同时存在于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无法单独区分垄断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不考虑垄断因素对利润率平均化的影响，假定整个经济中仅存在一个通行的一般利润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金融资本也应当参与利润率平均化，从而解决了利润率衡量的第一类分歧——金融资本是否参与的问题。在确定了金融化背景下金融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之后，接下来讨论金融资本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利润率平均化。

（二）金融资本怎样参与利润率平均化

金融资本同商业资本一样都不创造价值，因而它们获得的利润来自于对产业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占有和转移。在探讨金融资本怎样参与利润率平均化之前，

首先介绍商业资本如何参与利润率平均化，并如何纳入一般利润率的衡量公式。

虽然马克思阐明了商业资本也参与利润率平均化，但在其一般利润率的衡量公式中，却并没有将商业资本纳入进来。马克思定义的利润率是剩余价值与产业全部预付资本（即产业总预付资本）的比率，其利润率公式表示为^①：

$$r = \frac{m}{C} = \frac{m}{c + v}$$

其中， m 表示剩余价值， C 表示产业总预付资本的价值， c 和 v 分别表示生产中消耗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马克思的利润率明显是以产业全部预付资本即产业总（预付）资本为尺度的，“在利润率中，剩余价值是按总资本计算的，是以总资本为尺度的”^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14章中用一个数字例子阐述了商业资本如何参与利润率平均化^③。法因基于马克思的这个例子，建立起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共同参与的利润率平均化模型：

$$(C + V)(1 + r) + Br + K(1 + r) = C + V + S = W$$

通过求解，从而得到包含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Fine, 1985:387-413)^④：

$$r = \frac{S - K}{C + V + B + K}$$

其中 S 表示剩余价值， B 表示直接投在商品买卖上的资本即用来购买商品的商业货币资本的价值， K 是用于楼宇、商业工人等项开支的商业资本价值，包含商业活动消耗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由于该利润率衡量公式是在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基础上提出的，因而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一旦涉及到金融资本如何参与利润率平均化，以及包含金融资本在内的一般利润率的衡量问题，学者们就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这是因为马克思虽然论述了银行资本通过贷出货币资本而获得的利息是剩余价值从而平均利润的一部分，但是

①参见：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1.

②参见：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7.

③具体内容参见：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资本论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7-319页.

④具体过程参见：B. Fine (1985), "Banking capital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Science and Society 49(4):387-413.

却没有论述银行资本是否参与以及怎样参与利润率平均化,因而其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也没有将银行资本包含在内。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相继探讨了金融化条件下金融资本如何参与利润率平均化,并提出了包含金融资本在内的一般利润率的衡量公式。典型的代表如诺菲尔德(2013)和弗里曼(2013)等人。

诺菲尔德将法因的利润率公式进一步引入金融资本,建立起有金融资本参与的利润率平均化模型:

$$(C + V)(1 + r) + Br + K(1 + r) + E(1 + r) = C + V + S = W$$

或

$$\begin{aligned} (C_1 + C_2 + V_1 + V_2)(1 + r) + (B_1 + B_2)r + (K_1 + K_2)(1 + r) + E(1 + r) \\ = C + V + S = W \end{aligned}$$

求解方程,可以得到包含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内的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Norfield, 2013:161-195)^①:

$$r = \frac{S-K-E}{C+V+B+K+E}$$

$$\text{或 } r = \frac{S-K-E}{C_1+V_1+B_1+K_1+D+E}$$

其中S、C、V、B、K与法因的符号一样, E表示银行的股本或自有资本,且等于银行部门耗费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D表示银行存款和非银行部门的借款净额,并且等于产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向银行借入的资金即贷款。 $C = C_1 + C_2$, $V = V_1 + V_2$, $B = B_1 + B_2$, $K = K_1 + K_2$, 且 $D = C_2 + V_2 + B_2 + K_2$, 下标1表示资本家自有资本预付的产业不变资本、产业可变资本、商业货币资本、商业经营资本, 下标2表示资本家通过向银行部门借入资金而支付的相应资本。

诺菲尔德的利润率平均化模型假定了金融部门只从事存贷款业务,而不开展其他业务,并且不考虑金融部门与家庭之间的业务。从他的利润率平均化模型中,可以看到:金融资本中的借贷资本(或生息资本)通过借贷给工商部门转化为工商部门的职能资本发挥作用,并作为工商部门的预付资本的一部分参与利润率平均化。因而,金融资本是在扣除借贷资本后,这里表现为金融自有资本,作为金

①详细过程参见: T. Norfield (2013), "Value theory and finance", in: P. Zerembka(ed.),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28,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或 孟捷, 李亚伟, 唐毅南. 金融化与利润率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动态, 2014(06):第52页.

融部门的预付资本从而参与利润率的平均化过程。因此，金融资本并不是以总资产来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因为在参与之前，要先扣除借贷资本，否则就会重复：既作为工商部门的预付资本获得一次平均利润，又作为金融部门的预付资本获得一次平均利润，这一点在张晨的文章中也分析过。这是反驳金融资本以总资产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一个重要理由。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金融资本以净资产（或自有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因为诺菲尔德这里没有考虑金融部门开展的金融服务业务和证券投资交易业务，所以他那里金融总资产扣除借贷资本后就只剩下自有资本（或净资产）了。我们不赞同金融资本以净资产（或自有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主要原因是，金融部门的资产只有少部分是自有资本形成的，大部分是由负债形成的，这些资产（扣除借贷资本之后）是金融部门获得平均利润的前提^①，当然本文认为还要扣除证券投资交易形成的资产，这会在下一节具体分析。

弗里曼认为金融化背景下金融活动已成为资本积累的一种替代途径，“利润率的‘完成形态’（即一般利润率——笔者注）并不排除商业、金融和土地资本”（弗里曼，2013:53），并将证券投资和交易所占用的资本纳入预付资本中，从而提出了包含金融资产在内的利润率衡量公式：

$$\text{利润率} = \frac{\text{利润}}{\text{固定资本存量} + \text{金融资产}}$$

其中：固定资本存量是预付资本的代理指标，包含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的固定资本存量。金融资产包含了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这里的金融资产是指证券投资和交易形成的资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金融部门的资本即金融资本。

弗里曼的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与诺菲尔德公式的不同之处在于，预付总资本中加入了金融资产。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利润率衡量公式是不包含金融资产（这里指证券投资和交易形成的资产）。弗里曼之所以将金融资产加入预付资本，其理由是：“资本家预付的资本束缚在资本循环的各个阶段，不只是机器、厂房、原材料和存货，还包括货币余额、货币贮藏和金融投资。即使在相关的资本被闲

^①孟捷文章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但他是支持金融资本以总资产计入预付资本并获得平均利润的，参见：孟捷，李亚伟，唐毅南. 金融化与利润率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动态，2014(06)：第57页。

置时也是如此；货币在这一方面与存货或者未售商品存量没有区别”（弗里曼，2013:43）。银行的资本除了在物理意义上的“资本”比如建筑物、电脑、运钞车和软件等之外，最重要的资产是“大量的货币，或者可以兑换成货币的可交易工具，它们在银行开展业务的过程中不断积累。……银行利用它们来增加可支配的价值，它们是银行的资本。因此，它们应当被包括在利润率的分母当中”（弗里曼，2013:46）。

弗里曼的金融资产包含了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他认为“假设一种货币资产在银行的手中构成资本，而在一个石油公司的手中则不构成资本，是不合逻辑和不一致的。因此，我们转向整个企业部门对金融资产的购置和持有。”“这些金融资产在非银行机构手中和在银行手中一样构成资产。……为保持一致，应当把所有的货币金融资产都看作资本，只要它们在资本家的手中”（弗里曼，2013:46-47）。本文也认同这一点，非金融企业总资产里也包含证券投资和交易形成的金融资产，并且与金融企业总资产中包含的金融资产属于同一性质的资本。与弗里曼不同的是，本文不认为金融资产同企业的其他资本一样，都可以获得平均利润。理由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金融资产中的长期证券投资形成的资产（包括长期股票投资和长期债券投资），虽然可以获得平均利润，但是同金融部门的借贷资本情况类似，已计入被投资企业的预付资本，并在被投资企业那里参与利润率平均化，从而获得平均利润，因而不可能再重复计入投资企业的预付资本。二是金融资产中的短期证券交易形成的资产（包括二级市场上的股票和债券交易，以及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所形成的资产）不能获得平均利润。因为短期证券交易，同长期证券投资（依靠被投资企业的发展获得相当于利润的投资收益）不同，不能获得稳定的收益，其获得的收益是交易另一方的损失。因此，本文认为金融资本无论是总资产还是净资产都不能直接等于预付资本，从而不能获得平均利润。金融部门的总资产要扣除借贷资本和证券投资与交易形成的金融资产后才能计入本部门的预付资本，并参与利润率平均化，从而获得平均利润。这对于非金融部门同样适用。

诺菲尔德的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实际上还隐含了工商业不参与证券投资交易活动的假设，因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金融化的现象还不普遍。而弗里曼则看到了在金融化条件下，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通过证券投资和交易形成大量金

融资产这种普遍现象，因而认定这些金融资产也应当与其他资本一样，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并构成一部分预付资本。他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看到这些金融资产中的一部分（长期证券投资形成的资产）作为双重存在，只能在被投资部门充当预付资本并参与利润率平均化，另一部分资产（短期证券交易形成的资产）获得的收益是市场交易另一方的损失并且收益不稳定，是一种投机资产，因而不能作为预付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这便解决了利润率衡量的第二类分歧——金融资本参与方式的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金融化已逐步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表现为资本金融化和金融资本化两种趋势。在金融化条件下，工商业资本参与金融投资和证券交易，金融资本参与工商业投资两种现象长期并存。因而产业部门、商业部门以及金融部门的总资产里不仅包含本部门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而预付的总资本，还包括证券投资和交易所形成的资产。学者们之所以对金融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方式产生分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把总资产简单地与预付资本划等号，从而忽略了金融化所带来的证券投资交易所形成的资产。

三、对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中分子与分母的考察

本节通过对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中分子与分母的考察，来界定预付资本和总利润的范围，从而为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的进一步阐释和发展奠定基础并澄清分歧。

（一）分母的考察：预付资本的界定

预付资本在马克思那里主要指产业预付资本，包括产业部门为生产剩余价值而预付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同时，马克思在第三卷第 17 章的数字例子中直接提到了商业预付资本（原文指商人预付的资本），包括投在商品买卖上的资本（用来购买商品，原文中用 B 表示），以及商业活动消耗的不变资本（用 K 表示）和可变资本（用 b 表示）。实际上商业预付资本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商品经营资本（也指商业资本，或商人资本）^①，即在流通领域内将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者将货币转化为商品，实现商品价值的资本。商品经营资本的职能是在流通领域中实

^①马克思在第三卷中多次提到这几种资本，并表达同一个意思，参见：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97-298 页。

现商品价值。

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到过金融（或银行）预付资本，但马克思的货币经营资本实际上就是银行预付资本，即预付在货币的收付、差额的平衡、往来账的登记、货币的保管等等这些职能上的资本^①。货币经营资本的职能就是专门替整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完成这些活动（货币收付等各种纯粹技术性的活动——笔者注）^②。在马克思那里货币经营资本又发展为借贷资本和银行资本，这两者都可以归入银行资本。

从马克思关于产业预付资本、商业预付资本和银行预付资本的相关直接或间接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预付资本的基本特征：预付资本必须是执行职能的资本即职能资本，要么直接生产价值，要么直接实现价值，要么是为生产价值和实现价值提供帮助。因此我们可以对预付资本进行界定：预付资本指为社会生产价值和实现价值，以及为生产价值和实现价值提供帮助而需要预先投入（或付出）的资本。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预付资本必然为社会提供一定的商品或服务，或为商品和服务提供融资，比如产业部门为社会提供商品，商业部门为社会提供商业服务，金融部门为社会提供融资和金融服务。

各部门的总资本（或总资产）并不等于各部门的职能资本，因为在金融化条件下，各部门均有部分资本不再执行相应的职能，而是转向投资于各类证券并形成金融资产。由预付资本的前述定义可知，各部门的职能资本就是各部门的预付资本，而各部门的非职能资本，即证券投资交易资本（资产），由于既不提供商品或服务，也不提供融资，因而不属于本部门的预付资本。证券投资和交易形成的资本其作用不是为社会执行职能，而是为企业自己执行钱生钱的活动。

具体来说，证券投资交易活动包括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券投资，以及短期证券交易。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券投资属于一级市场的投资和借贷，由此形成的资产虽然不计入本部门的预付资本，但由于该资产已进入被投资部门作为职能资本并发挥作用，因而应当计入被投资部门的预付资本。短期证券交易属于二级市场上的证券交易，其获得的收益，属于交易另一方的损失，并且收益不稳定，

①参见：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53.

②参见：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51.

由此形成的资产并不发挥职能资本作用，属于投机性资本，故不计入任何部门的预付资本。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产业预付资本等于产业总资产减去本部门对其他部门的长期证券投资形成的资产，再减去本部门的短期证券交易资产。同样地，商业预付资本等于商业总资产减去本部门对其他部门的长期证券投资形成的资产，再减去本部门的短期证券交易资产。金融部门预付资本等于金融部门总资产减去本部门的借贷资本^①和本部门对其他部门的长期证券投资形成的资产，再减去本部门的短期证券交易资产。这就解决了利润率衡量的第三类分歧中的预付资本界定问题。

从而，社会总预付资本就等于各部门的预付资本加总，具体可以写成如下等式：

$$\begin{aligned} \text{社会总预付资本} &= \text{产业预付资本} + \text{商业预付资本} + \text{金融业预付资本} \\ &= \text{产业总资产} - \text{对其他部门的长期证券投资形成的资产} - \text{产业部门的短期证券交易资产} \\ &\quad + \text{商业总资产} - \text{对其他部门的长期证券投资形成的资产} - \text{商业部门的短期证券交易资产} \\ &\quad + \text{金融业总资产} - \text{借贷资本} - \text{对其他部门的长期证券投资形成的资产} - \text{金融部门的短期证券交易资产} \\ &= \text{社会总资产} - \text{短期证券交易总资产} \end{aligned}$$

其中，各部门的总资产总和减去各部门对其他部门的长期证券投资形成的资产总和等于社会总资产。这是因为各部门相互之间的长期证券投资既形成被投资部门的总资产的一部分，也是本部门对外投资形成的资产从而也作为本部门的总资产的一部分。这样同一笔资产，就会被本部门和被投资部门各计入总资产中，从而形成重复计算，因而在计算社会总资产时要去掉这部分。

可以看出，社会总预付资本并不等于社会总资本（或总资产），而是要扣除短期证券交易资产。因为短期证券交易资产并不是职能资本，也不会转化为职能资本，故不能形成预付资本。同时，各部门的预付资本也并不等于各部门的总资本（或总资产），而是要扣除证券投资和交易资产。因为本部门对其他部门的长期证券投资资产只是转化为其他部门的职能资本并在其他部门充当预付资本，短

^①金融部门的借贷资本虽然属于通常意义上的职能资本，但却通过借贷关系转化为工商部门的职能资本并发挥作用，从而成为工商部门预付资本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再计入金融部门的预付资本。这在前面第二节也论述过。

期证券交易资产不充当任何部门的预付资本。

各部门总资产构成及各部门之间的长期证券投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金融部门和工商部门对其他部门的股权投资属于各部门的总资产，同时计入被投资部门的自有资本，但不计入各部门的预付资本。也就是说，金融部门对工商部门的股权投资的资本计入被投资的工商部门，相应地这部分股权投资代表的资本虽属于金融部门的总资产，但却不计入金融部门的预付资本。同样地，工商部门对金融部门的股权投资的资本计入被投资的金融部门，相应地这部分股权投资代表的资本虽属于工商部门的总资产，但却不计入工商部门的预付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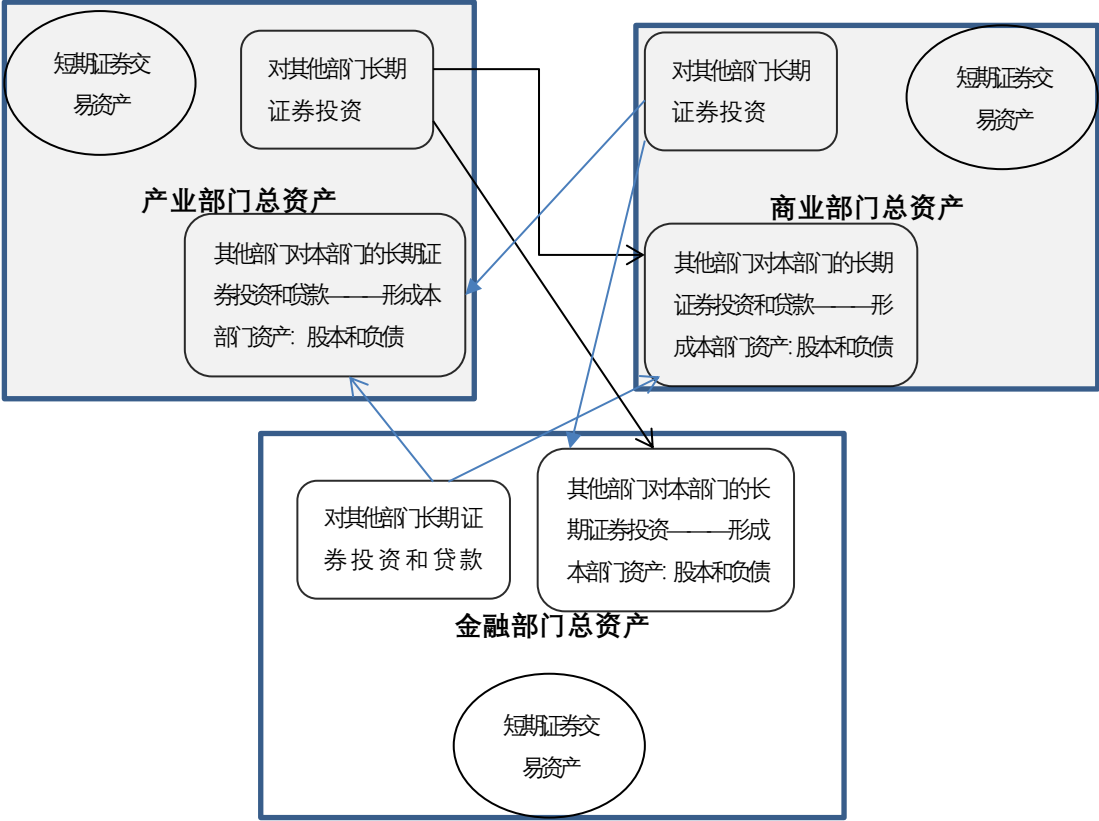


图 1 各部门总资产构成及各部门之间的长期证券投资示意图

（二）分子的考察：总利润的界定和分解

考察了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的分母并且界定了预付资本之后，还需要对分子进行考察，以便界定总利润的构成项目，从而解决利润率衡量的第三类分歧中的总利润界定问题。

马克思定义的一般利润率公式是产业资本的一般利润率公式，因此分子便是全部剩余价值。当商业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后，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的分子即总利润将不再是全部剩余价值，而是扣除商业活动消耗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后的剩余价值。当金融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后，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的分子即总利润包含哪些项目呢？与商业资本类似，需要从剩余价值中再扣除金融活动消耗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即总利润等于扣除商业活动和金融活动所消耗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后的剩余价值。这里的商业活动并非指商业部门的全部活动，而是指商业部门执行职能的活动，不包括商业部门的证券投资交易活动。同样，金融活动也并非指金融部门的全部活动，而是指金融部门执行职能的活动，不包括金融部门的证券投资交易活动，也不包括金融部门的贷款业务^①。实际上，金融活动在这里指除去贷款和金融投资交易之外的活动，即为客户提供理财、支付、代理等中间业务的金融服务活动。

虽然知道总利润等于扣除商业活动和金融活动所消耗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后的剩余价值，但我们还无法知道总利润具体包含哪些项目，这就需要对总利润进行分解。

由于总利润等于社会总预付资本乘以一般利润率，因此，可以将总利润分解为各部门的利润，即：总利润等于产业部门预付资本获得的利润、商业部门预付资本获得的利润、以及金融部门预付资本获得的利润的总和。因为产业和商业部门的按预付资本获得的利润已经包含了因为贷款需要支付给金融部门的利息，所以利息实际上也包含在总利润中。因此孟捷等人所主张的“从利润率的分子中将利息扣除，并在分母中同时扣除利息相应的生息资本”（孟捷、李亚伟、唐毅南，2014:54）并不正确。

实际上，不管金融部门还是产业和商业部门，都无法获得以各自预付资本为尺度的全部平均利润，因为预付资本中的非自有资本部分，即负债形成的预付资本部分，虽然也可以获得平均利润，但却要向债权人支付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利息，因而只能获得平均利润的一部分。更进一步地，只有预付资本中的自有资本部分，这里可以称为自有预付资本，才能获得对应的平均利润。因而，考虑到作为投资投入的资本（形成部门中企业的自有资本）与作为借贷投入的资本（形成部门中企业的负债或非自有资本）虽然都构成本部门的预付资本，但二者逐利

^①由于贷款业务对应的借贷资本转移到工商部门，并在那里作为职能资本执行相应职能活动，因此不在金融部门执行职能，贷款业务相应的费用支出也通常在利息中得到补偿。这可以从任何一本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中找到关于贷款利息的定价的内容，都会将贷款业务相应的费用支出计入贷款利息中，并由此得到补偿。

的性质是不同的，一个以获得利润为目的（可以称为生利资本），一个以获得利息为目的（因而称为生息资本）。因而，我们要在预付资本中区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一是作为投资的资本，无论是投在产业、商业部门，还是投在金融部门，作为生利资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都应该获得相同的利润，即获得以自有资本为尺度的平均利润。二是作为借贷的资本，无论是贷给产业、商业部门，还是贷给金融部门，作为生息资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都应该获得相同的利息^①。

作为部门的预付资本，可以获得的平均利润，与作为投资的资本（自有预付资本）获得的平均利润大小不一样。作为投资的资本的利润，即部门自有预付资本的利润，是已扣除利息的部门利润。作为部门全部预付资本的利润，是包含未支付的利息在内的部门利润。因此，这里存在两种一般利润率，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般利润率，即预付资本尺度上的一般利润率，等于总利润与预付总资本的比率。另一种是自有预付资本尺度上的一般利润率，等于总利润与自有预付总资本的比率。

所有预付资本通过参与一般意义上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获得以预付资本为尺度的平均利润，这种平均利润并不是实际获得的利润，因为还没有支付利息。而所有自有预付资本通过参与投资意义上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获得以自有预付资本为尺度的平均利润，这种平均利润是实际获得的利润，因为已经扣除了利息。

由于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预付资本有两种尺度——预付资本与自有预付资本，所以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实际上对应两种一般利润率。

在考察了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的分子与分母，并且界定了预付资本和总利润之后，我们就可以建立完整的一般利润率衡量模型，并求解两种一般利润率。

四、一般利润率的衡量：理论及数理分析

（一）前提假设

我们需要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在一些前提假定下建立一般利润率衡量的理论及其数理模型。

1. 基本假定：

本文的全部讨论都是基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商品的价

^①我们这里不对利息做过多讨论，主要考虑平均利润。

值量由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假定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等量资本倾向于获得等量利润，不同部门的利润率总是具有平均化的趋势。因而本文的利润率都是价值利润率，而不是价格利润率。

2. 其他假定：

模型除了必须满足基本假定之外，还要符合如下具体的假定：

第一、不考虑家庭客户，因而不考虑金融利润对劳动力价值的扣除。金融业无论贷款业务还是金融服务业务都只针对企业客户，忽略家庭客户。金融业的存款全部来自于家庭，贷款对象仅为产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即家庭只存款不贷款，产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只贷款，不存款。

第二、不考虑国家的经济行为，比如税收、国库券的发行等。个人只负责消费，不进行证券投资交易，只存在企业之间的证券投资交易。

第三、一般利润率的衡量只需考察到部门层面，因为部门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投资和借贷行为对整个部门的预付资本和利润不构成影响，只有部门之间的投资和借贷行为才会对部门的预付资本和利润产生影响。

第四、假定利润率平均化以市场均衡为前提，暂不考虑非均衡时的利润率平均化。

（二）一般利润率衡量的理论及数理模型

本文在法因和诺菲尔德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在模型中考虑金融部门开展金融服务业务，并且三大部门都有证券投资形成的资产这种更符合实际的情形，以便构建金融化条件下的一般利润率衡量模型。

金融化条件下，金融部门的职能业务除了贷款业务外，还要从事以服务收费为主的金融服务业务，三大部门除了开展职能业务之外，还进行证券投资和交易活动，包括长期证券投资和短期证券交易两类活动。各部门的自有资本都含有其他两个部门的股权投资，各部门的负债来源于其他两个部门的债券借款或银行贷款。

假设各部门自有资本全部用于本部门的职能活动或业务，负债一部分用于本部门的职能活动或业务，另一部分用于证券投资和交易活动。各部门的总资产分别为TC、TB、TA，三部门自有资本分别为 $C_o + V_o$ 、 $B_o + K_o$ 、E，各部门负债分别为 $C_u + V_u + C'_u$ 、 $B_u + K_u + B'_u$ 、D + D'。其中，下标 o 和 u 分别表示资本中的自

有部分和借贷部分； $E = E^1 + E^2$ ，表示金融部门的自有资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E^1 用于支持贷款业务，并等于贷款业务所消耗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第二部分 E^2 用于支持金融服务业务，并等于金融服务业务所消耗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各部门负债形成的资产中 C'_u 、 B'_u 、 D' 为各部门证券投资和交易活动形成的资产，且 $C'_u = C'_{u1} + C'_{u2}$ ， $B'_u = B'_{u1} + B'_{u2}$ ， $D' = D'_1 + D'_2$ ，下标 1 和 2 分别表示证券投资和交易资产中的长期证券投资和短期证券交易形成的部分。由于产业部门的职能活动是生产商品，商业部门的职能活动是运输并销售商品，金融部门的职能活动是提供融资和金融服务，根据职能资本就是执行职能活动的资本，因此，各部门的职能资本分别为 $C_o + V_o + C_u + V_u$ 、 $B_o + K_o + B_u + K_u$ 、 $E + D$ ，且 $C_o + V_o + C_u + V_u = C + V$ ， $B_o + K_o + B_u + K_u = B + K$ ，这里为了便于理解和比较，具体符号的含义与诺菲尔德的符号一样，只是下标表示不同。可以看到，职能资本由全部自有资本与部分负债两部分组成。预付资本等于各部门的职能资本，但要扣除不在本部门发挥实际作用的职能资本，各部门的预付资本与总资产构成如表 1 所示。

表 1 三部门预付资本与总资产构成表

部门	自有资本	负债	长期证券投资	短期证券交易	职能资本	预付资本	总资产
产业部门	$C_o + V_o$	$C_u + V_u + C'_u$	C'_{u1}	C'_{u2}	$C_o + V_o + C_u + V_u = C + V$	$C + V$	$TC = C + V + C'_u$
商业部门	$B_o + K_o$	$B_u + K_u + B'_u$	B'_{u1}	B'_{u2}	$B_o + K_o + B_u + K_u = B + K$	$B + K$	$TB = B + K + B'_u$
金融部门	$E = E^1 + E^2$	$D + D'$	D'_1	D'_2	$E + D$	E^2	$TA = E + D + D'$
全社会	$C_o + V_o + B_o + K_o + E$	$C_u + V_u + C'_u + B_u + K_u + B'_u + D + D'$	$C'_{u1} + B'_{u1} + D'_1$	$C'_{u2} + B'_{u2} + D'_2$	$C + V + B + K + E + D$	$C + V + B + K + E^2$	$TC + TB + TA - D = C_o + V_o + B_o + K_o + E + D + D'$

注： $D = C_u + V_u + B_u + K_u$

根据前面对预付资本的界定，我们知道各部门总资产中证券投资和交易形成的资产不计入各部门的预付资本，且金融部门的贷款 D 及贷款业务耗费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E^1 也不计入金融部门的预付资本，因而各部门的预付资本分别为 $C + V$ 、 $B + K$ 、 E^2 。这与诺菲尔德公式中预付资本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用 E^2 代替了诺菲尔德的 E 作为金融部门的预付资本。理由是 E 中 E^1 部分是从贷款业务的

利息收入中补偿，而利息收入已经包含在贷款 D 形成的工商部门的预付资本的利润中，因而不能再作为金融部门的预付资本得以补偿。这再次说明了金融资本直接获取平均利润的前提是开展的金融服务业务，而不是贷款业务，因而其预付资本仅包含用于金融服务业务的资本 E^2 。

假设金融部门通过对工商部门提供的金融服务业务的收入分别为 F_1 、 F_2 ，且 $F_1 + F_2 = E^2(1 + r)$ ，^① 即该收入在补偿了金融服务业务支出费用后，取得平均利润。金融部门对工商部门提供贷款业务的利息收入分别为 I_1 、 I_2 ，且 $I_1 + I_2 = Di = E^1(1 + r)$ ，^② 即贷款业务耗费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E^1 及其利润也需要在利息收入中得到补偿。这隐含了金融部门的传统业务——贷款业务虽然不能直接获取平均利润，只能获取利息，但是在以 D 获得利息的基础上间接获得了 E^1 尺度上的平均利润。

现在，我们可以写出三大部门预付资本基础上的利润分别为： $(C + V)r$ 、 $(B + K)r$ 、 E^2r ，将它们加总起来等于全社会预付资本的总利润，即剩余价值扣除商业预付资本和金融预付资本对应活动所消耗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余额： $(S - K - E^2)$ 。于是：

$$(C + V + B + K + E^2)r = S - K - E^2 \quad (1)$$

将（1）式右边两个扣除项移到左边，并在两边同时加上 $C + V$ ，可以得到工商业和金融业共同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基本模型：

$$(C + V)(1 + r) + Br + K(1 + r) + E^2(1 + r) = C + V + S = W \quad (2)$$

由（1）式或（2）式都可以求得一般利润率，即：

$$r = \frac{S - K - E^2}{C_0 + V_0 + B_0 + K_0 + D + E^2} = \frac{S - K - E^2}{C + V + B + K + E^2} \quad (3)$$

其中， $D = C_u + V_u + B_u + K_u$ 。该式即为传统意义上的一般利润率即对应预付资本尺度的一般利润率的衡量公式。

从（2）式可以看出：商业部门预付的 K （等于消耗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K 的利润、以及 B 的利润都由产业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补偿；金融部门预付的 E^2 （等于金融服务业务消耗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与 E^2 的利润由工商部门支付并最终从产业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中补偿。

① r 表示预付资本的一般利润率。

② i 表示利息率。

本模型不考虑投资形成的股本的分红^①，因此假设长期证券投资均为长期债券投资。短期证券交易的收益由于不稳定，属于或有收益，在此不计入投资收益中。当各部门按预付资本计算利润时，不考虑长期证券投资的收益，因为长期证券投资转化为被投资部门的预付资本，其获得的平均利润中已经包含了长期证券投资的收益，如果再考虑投资部门的长期证券投资的收益，就存在重复计算。因此，预付资本的利润等于预付资本与一般利润率的乘积。当各部门按自有资本计算利润时，就需要将非自有资本的利息扣除，并加上长期证券投资的收益。此时，自有资本的利润为净利润，等于预付资本与一般利润率的乘积，减去负债利息支出，加上长期证券投资收益（这里表现为长期债券的利息收入）。三大部门的预付资本利润、长期证券投资收益、利息支出，以及净利润如表 2 所示。

表 2 三大部门的预付资本利润与净利润表

部门	预付资本利润	长期证券投资收益 (利息收入)	利息支出	净利润 (或自有资本利润)
产业部门	$(C + V)r$	$C'_{u1}i$	$(C_u + V_u + C'_u)i$	$(C_o + V_o)r' =$ $(C + V)r + C'_{u1}i - (C_u + V_u + C'_u)i$
商业部门	$(B + K)r$	$B'_{u1}i$	$(B_u + K_u + B'_u)i$	$(B_o + K_o)r' =$ $(B + K)r + B'_{u1}i - (B_u + K_u + B'_u)i$
金融部门	E^2r	$(Di - E^1) + D'_1i$	$D'i$	$(E^1 + E^2)r' =$ $E^2r + (Di - E^1) + D'_1i - (D + D')i$
全社会	$(C + V + B + K + E^2)r$ $= S - K - E^2$	$I - E^1$	I	$(C_o + V_o + B_o + K_o + E)r' =$ $S - K - E$

注 1：净利润=预付资本利润+长期证券投资收益^② -利息支出

注 2：由于不考虑个人的存贷款和证券投资，所以这里所有部门的利息收入总和等于所有部门的利息支出总和，又由于金融部门的贷款利息收入已包含金融部门开展贷款业务而消耗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E^1 ，故全社会所有部门的总净利润等于全社会预付资本的总利润减去 E^1 。

接下来，我们通过将全社会预付资本的总利润进行分解的方式，将预付资本尺度上的一般利润率转化为自有资本尺度上的一般利润率。在分解之前，我们先定义自有资本的一般利润率为 r' ，全社会预付资本的总利润为 $R = S - K - E^2$ 。

首先，通过扣除利息中包含的需要补偿的贷款业务消耗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E^1 ，将全社会预付资本的总利润转化为总净利润，即 $R - E^1 = S - K - E$ 。

① 考虑分红将使模型构建变得更复杂，所以本文暂不讨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② 这里将非预付资本带来的净收益归入投资净收益中，包含各部门长期证券投资的净收益，以及金融部门的贷款收益。由于贷款转化为工商部门的预付资本并发挥作用，所以在金融部门贷款收益被归入投资净收益中。

其次，将总净利润分解为各部门的净利润之和。根据前面分析，各部门的净利润等于本部门的预付资本利润，加上长期证券投资收益，再减去负债利息支出，分解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以看到，全社会的总净利润等于各部门的净利润之和，即：

$$R - E^1 = S - K - E^1 - E^2 = (C_o + V_o + B_o + K_o + E)r' \quad (4)$$

由（4）式求得一般利润率为：

$$r' = \frac{S - K - E^1 - E^2}{C_o + V_o + B_o + K_o + E} = \frac{S - K - E}{C_o + V_o + B_o + K_o + E} \quad (5)$$

即对应自有资本尺度上的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

（3）式和（5）式是分别对应不同资本尺度上的两种一般利润率，这两种一般利润率之间有什么联系，二者是否对应不同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这将在下一节继续探讨。

（三）两种一般利润率的关系及其对应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

将自有资本一般利润率公式通过分解变形，可以得到自有资本一般利润率与预付资本一般利润率的关系式，具体过程如下：

$$\begin{aligned} r' &= \frac{S - K - E^1 - E^2}{C_o + V_o + B_o + K_o + E} = \frac{S - K - E^2}{C_o + V_o + B_o + K_o + E} - \frac{E^1}{C_o + V_o + B_o + K_o + E} \\ &= \frac{S - K - E^2}{C_o + V_o + B_o + K_o + D + E^2} \times \frac{C_o + V_o + B_o + K_o + D + E^2}{C_o + V_o + B_o + K_o + E} - \frac{E^1}{C_o + V_o + B_o + K_o + E} \\ &= r \times \frac{C_o + V_o + B_o + K_o + D + E^2}{C_o + V_o + B_o + K_o + E} - \frac{E^1}{C_o + V_o + B_o + K_o + E} \\ &= r \times \frac{C + V + B + K + E^2}{C_o + V_o + B_o + K_o + E} - \frac{E^1}{C_o + V_o + B_o + K_o + E} \end{aligned} \quad (6)$$

令

$$\frac{C + V + B + K + E^2}{C_o + V_o + B_o + K_o + E} = k_1$$

$$\frac{E^1}{C_o + V_o + B_o + K_o + E} = k_2$$

则（6）式表示自有资本一般利润率等于预付资本一般利润率与 k_1 的乘积，再减去 k_2 。 k_1 等于全社会预付资本与全社会自有资本的比值， k_2 等于金融部门预付资本与全社会自有资本的比值。可以看出， $k_1 > 1$ ， $0 < k_2 < 1$ 。将（6）式变形后，可以证明自有资本一般利润率大于预付资本一般利润率。证明过程如下：

$$\begin{aligned} r' &= r \times \frac{C + V + B + K + E^2}{C_o + V_o + B_o + K_o + E} - \frac{E^1}{C_o + V_o + B_o + K_o + E} \\ &= r \times \frac{C_o + V_o + B_o + K_o + D + E - E^1}{C_o + V_o + B_o + K_o + E} - \frac{E^1}{C_o + V_o + B_o + K_o + E}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 r \times \left(1 + \frac{D - E^1}{C_o + V_o + B_o + K_o + E}\right) - \frac{E^1}{C_o + V_o + B_o + K_o + E} \\
&= r + \frac{Dr - E^1 r}{C_o + V_o + B_o + K_o + E} - \frac{E^1}{C_o + V_o + B_o + K_o + E} \\
&= r + \frac{Dr - E^1(1 + r)}{C_o + V_o + B_o + K_o + E} \\
&= r + \frac{Di + D(r - i) - E^1(1 + r)}{C_o + V_o + B_o + K_o + E} \\
&= r + \frac{Di + D(r - i) - E^1(1 + r)}{C_o + V_o + B_o + K_o + E} \textcircled{a} \\
&= r + \frac{D(r - i)}{C_o + V_o + B_o + K_o + E} \tag{7}
\end{aligned}$$

由于一般利润率是利息率的上限，即 $r > i$ ，所以（7）式右边第二项恒大于 0，从而证明了自有资本一般利润率大于预付资本一般利润率。

同样地，将预付资本一般利润率公式通过分解变形，可以得到预付资本一般利润率与自有资本一般利润率的关系式：

$$\begin{aligned}
r &= \frac{S - K - E^2}{C + V + B + K + E^2} = \frac{S - K - E}{C + V + B + K + E^2} + \frac{E^1}{C + V + B + K + E^2} \\
&= \frac{S - K - E}{C_o + V_o + B_o + K_o + E} \times \frac{C_o + V_o + B_o + K_o + E}{C + V + B + K + E^2} + \frac{E^1}{C + V + B + K + E^2} \\
&= r' \times \frac{C_o + V_o + B_o + K_o + E}{C + V + B + K + E^2} + \frac{E^1}{C + V + B + K + E^2} \tag{8}
\end{aligned}$$

（8）式表示预付资本一般利润率等于自有资本一般利润率与 k_1 倒数的乘积，再减去 k_2 的倒数。

为了探讨两种一般利润率所对应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从预付资本的利润等式即（1）式出发直接推导出自有资本尺度上的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5）式，推导过程如下：

$$\begin{aligned}
(C + V + B + K + E^2)r &= S - K - E^2 \\
&\equiv (C_o + V_o + B_o + K_o + E^2)r + Dr = S - K - E^2 \\
&\equiv (C_o + V_o + B_o + K_o + E^2)r + Di + D(r - i) = S - K - E^2 \\
&\equiv (C_o + V_o + B_o + K_o + E^2)r + E^1(1 + r) + D(r - i) = S - K - E^2 \textcircled{a} \\
&\equiv (C_o + V_o + B_o + K_o + E^2 + E^1)r + D(r - i) = S - K - E^2 - E^1 \\
&\equiv (C_o + V_o + B_o + K_o + E)r + D(r - i) = S - K - E
\end{aligned}$$

① 根据前面假设： $Di = E^1(1 + r)$ 。

② 同样地，根据前面假设： $Di = E^1(1 + r)$ 。

$$\equiv R' = S - K - E^{①}$$

$$\equiv (C_o + V_o + B_o + K_o + E)r' = S - K - E^{②}$$

$$\equiv r' = \frac{S - K - E}{C_o + V_o + B_o + K_o + E}$$

从以上推导过程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一般利润率却对应同一个利润率平均化过程，这并不矛盾：传统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是以职能资本作为预付资本并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但由于金融资本两重性存在，即金融职能资本中的借贷资本和投资资本既作为金融部门的职能资本要求获得利润，又转化为工商部门的职能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并要求获得利润，因而传统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无法解决金融资本的参与问题，由此产生了分歧。(3)式解释了为什么金融部门只有 E^2 （用于支持金融服务业务的资本）作为预付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因为金融部门职能资本中的借贷资本 D 转化为工商部门的预付资本并在那里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而职能资本中的 E^1 本身作为贷款业务预付和消耗的资本，是由贷款业务的利息来补偿。由于 D 的利息中包含了贷款业务耗费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E^1 及其利润，因而 E^1 作为职能资本的一部分，在以 D 获得利息的基础上获得了 E^1 尺度上的平均利润。因此，(3)式隐含了金融资本实际上在整个自有资本尺度上获得了平均利润。(5)式则直接反映了所有部门在自有资本尺度上参与净利润的平均化，这也揭示了作为投资的资本（形成部门的自有资本）应该获得等量净利润，即等量投资获得等量利润。

更进一步地分析推导过程，可以发现：这两种一般利润率又对应同一个利润率平均化过程的不同阶段。首先在利润率平均化过程的第一阶段，各部门在预付资本尺度上获得平均利润，然后在此基础上按资本所有权分配平均利润，自有资本（股本和金融部门的股权投资）获得净利润，非自有资本（借贷资本和债券投资）获得利息；然而各部门的资本家不满足于获得预付资本尺度上的平均利润，因为这不是资本家最终获得的利润，资本家要求以自有资本为尺度获得的最终利润进行平均化，否则自有资本将会发生转移，这种转移将会持续到各部门自有资本获得平均净利润为止，此为利润率平均化过程的第二阶段，各部门在自有资本

① R' 表示社会净利润总和，包括工商部门的扣除利息后的净利润 $(C_o + V_o + B_o + K_o)r + D(r - i)$ 和金融部门的净利润 Er 。

② 该等式从自有资本视角出发，视社会净利润总和为全社会自有资本尺度上的平均净利润。

尺度上获得平均净利润。利润率平均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是第二个阶段的基础和前提,如果利润率平均化的第一个阶段没有完成,预付资本就无法获得平均利润,那么就无法进入第二个阶段,自有资本就谈不上获得平均净利润。因此没有预付资本尺度上的利润平均化,就不可能有自有资本尺度上的利润平均化。

由此可以看出:(3)式和(5)式是一般利润率的两种形式,对应于同一个利润率平均化过程的不同阶段,因而可以对利润率平均化理论基于资本的两种尺度做出两种表述:资本作为职能资本,不管是投资投入的资本,还是借贷投入的资本,通过参与利润率平均化,总可以获得以预付资本为尺度的平均利润。此时,产业部门与商业部门及金融部门的总预付资本利润率相等,此为利润率平均化的第一种表述。自有资本,即投资投入的资本,通过参与利润率平均化,总可以获得以自有资本为尺度的平均净利润。此时,产业部门与商业部门及金融部门的自有资本利润率相等,此为利润率平均化的第二种表述。

五、结束语

关于利润率平均化完成形态的一般利润率的衡量,之所以产生分歧,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文本中没有对金融资本是否参与,以及怎样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进行论述。此外,传统政治经济学缺少对金融化条件下的预付资本和总利润的界定,也是产生分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通过对金融化条件下金融资本与利润率平均化的关系重新审视后,确定金融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并且以扣除借贷资本和证券投资与交易形成的资产后的总资产作为预付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并获得平均利润。这回答并解决了关于利润率衡量的第一类和第二类分歧问题。本文在对一般利润率衡量公式的分子和分母进行考察后,界定了预付资本和总利润的构成项目,回答并解决了关于利润率衡量的第三类分歧问题。

本文在法因和诺菲尔德方法的基础上,考虑金融部门开展金融服务业务,并且三大部门都有证券投资形成的资产这种更符合实际的情形后,构建金融化条件下的一般利润率衡量模型。与诺菲尔德模型的不同之处,一是金融部门获取平均利润的基础不是贷款业务,而是金融服务业务;二是考虑在金融化条件下,各部门都有证券投资和交易形成的金融资产,因此预付资本不再等于各部门的所有资

本，而是要扣除证券投资和交易形成的金融资产。

本文构建的一般利润率衡量模型不但解释了传统意义上资本以预付资本为尺度参与利润率平均化从而获得平均利润，还解释了资本以自有资本为尺度参与同样的利润率平均化从而获得平均净利润。以预付资本为尺度获得的平均利润包含以自有资本为尺度获得的平均净利润，这是因为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预付资本并不都是自己的资本，因而其获得的平均利润包含了尚未支付给非自有资本的利息。自有资本获得支付利息后的利润即净利润，因为每个部门的自有资本其逐利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因而必然也要求等量投资获得等量利润，所以同一个利润率平均化过程的不同阶段由于参与的资本的尺度不同，对应两种不同的一般利润率。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的研究存在以下局限，也是进一步研究需要改进的方向：一是本文的重点是探讨金融化条件下一般利润率的理论衡量问题，并试图解决一般利润率衡量的分歧，限于时间和篇幅，没有探讨一般利润率的经验衡量和验证问题。二是在模型构建中，没有考虑家庭客户，因为如果考虑家庭贷款和家庭的证券投资行为后，利润的来源就不仅仅是对剩余价值的扣除，还来自于对劳动力价值的扣除，这样模型变得非常复杂，将难以处理。

参考文献

[1]B. Fine. Banking capital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Science and Society, 1985, 49(4).

[2]Dumenil G. & Levy D. The profit rate: where and how much did it fall? Did it recover? (USA 1948–2000) [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2, vol. 34, issue 4, 437–461.

[3]E. Bakir & A. Campbell, The financial rate of profit: What is it, and how has it beha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3, 45(3).

[4]Moseley F.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in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5]T. Norfield. Value theory and finance. in: P. Zerembka (ed.),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2013, vol. 28,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6]阿兰·弗里曼（著），李亚伟（译）：《出现金融市场以后的利润率：一个必要的修正》，《清华政治经济学报》，2013年第一卷。

[7]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著），马清文（译）：《晚期资本主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8]雷新途，朱容成，黄盈莹：《企业金融化程度、诱发因素与经济后果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20年第1期。

[9]刘海民：《银行自有资本参与利润平均化：对张晨同志质疑的补充》，《理论探讨》，1988年第2期。

[10]鲁保林：《劳动挤压与利润率复苏——兼论全球化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2期。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孟捷,李亚伟,唐毅南：《金融化与利润率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6期。

[13]希法亭：《金融资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14]肖斌：《金融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透视》，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15]谢富胜,郑琛：《如何从经验上估算利润率》，《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

[16]谢富胜,李安,朱安东：《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1975—2008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17]张晨：《银行资本也参与平均利润的形成吗：与蒋学模同志商榷》，《理论探讨》，1987年第3期。

[18]赵峰,马慎萧：《金融资本、职能资本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美国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19]朱东波,任力：《“金融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家》，2017年第12期。